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二十一回 濕神符承光遇難 焚仙洞小塘除妖

話說二妖領著丫鬢來在毛廁洞門口，往裡一看，果然蹲著一人。老狐說：「微道人休要隱藏，請出來，有話商議。」承光蹲在那裡，還只當看不見他，今見妖精叫出他的姓氏，知是爛符不靈。無奈何，強打精神出洞，喝道：「好個妖精，還不送我出洞，可有什麼話說？」老狐說：「道人住口！休當俺是妖怪，俺乃天上仙女。這位是銀花公主，我是茭花娘娘，請到廳上，自有好言道你。」承光聞言，邁步上廳，坐在上面，兩個妖狐兩邊相陪。老狐說：「微道人，你是用葷用素？好去治辦席面。」承光言道：「葷素俺俱不用，有話快著講罷。」老狐說：「不為別的，我二人乃天上仙姬，只因思凡，偶落紅塵。昨日月老前來，說是姻緣簿上注明我這賢妹該當與你為婚，正要差人前去尋你，誰知已經前來。這也是姻緣前定，所以如此。待我與你們作媒，完全了這件大事，不知你那心下如何？」承光言道：「我微某姣妻賢妾，萬貫家私盡皆棄了，今日豈肯再配婚姻！快忙送我出洞去罷。」老狐聞言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微道人，你這話太容易了。你若應下親事，萬事皆休。如若不然，休想出此古洞。」承光聞言，心中不悅，說：「好妖精，我今不從，你便怎樣！」老狐也發怒道：「你這道人忒也不識抬舉，好意與你善講，你倒妖精長，妖精短，如此無禮。待我與你些妖精看看，休要嚇的癡了。」言罷，用手往院中一指，但只見無數的狼蟲虎豹張牙舞爪。承光一見，心內害怕，忽然想起小塘給他的靈符，說是第三道能避狼蟲虎豹，遂又壯起膽來，兩手使勁用桌子往外一砸，那些猛獸齊往後退，趁勢從紙袋內取出符來，只這麼一抖，狼蟲虎豹立時盡散。

白玉狐一見大怒，說：「好村夫，焉敢破我姐姐的法術，若有本頓，跟我前來。」承光見退了猛獸，那膽越發的大了，說：「好妖精，哪個怕你！」言罷和妖精到了後花園中，只見那妖精往左右指了兩指，一邊是汪洋大水，一邊是烈火熊熊，前有刀槍，後有弓箭，四面八方並無出路。承光連忙取出第二道靈符，展了一展，水火刀兵立無影像。妖狐一見心中驚疑，有心再使妖術，又恐再被承光破了，反覺沒趣，遂架起妖風，出了花園，把門倒鎖過來。吩咐丫鬢看守，來到前邊，從新又與老狐飲酒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小塘和一枚梅尋找承光，那一日進了四川交界，正然行走，忽見一股怨氣直衝鬥牛，掐指一算，早知其意，對苗慶言道：「賢弟，你微二哥有了難了，大概離此處不遠，你我快去找尋便了。」言罷，同登古道，三兩日的工夫，走到白鹿山中，坐在松林之內歇涼。只見兩個使女抬著一對罈子迎面而來，小塘向苗慶言道：「你看這深山之中並無居人，因何出來兩個使女？咱且閃在樹後，看她說些什麼？」言罷站在樹後。只見兩個丫鬢走至切近，前邊的言道：「姐姐，咱家奶奶好沒正經，往白姨娘家去，一住幾天還不回來，叫人取東送西，好不煩氣。」後邊的說：「賢妹，咱奶奶給白姨娘成了親事才回來呢，誰知那個微道人沒有福分，總是不依，如今鎖在後園裡了。」小塘聽見這話，知道說的就是承光，邁步出林，說：「妖怪哪兒走！」兩個小妖回頭一看，才正要跑，早被小塘抓住一個，從背後拔出劍來，說：「是何方妖怪？方才說的微承光，今在何處？」小妖嚇的戰驚驚的，說：「老爺饒命，我家主母是個九尾狐狸，住在山前茭花洞中，他有個結義妹妹乃是個白面玉狐，住在山後白鹿洞。昨日有個姓微的道人誤入洞中，我家主母要叫他與白玉狐成親，那道人只是不依，如今鎖在後花園內，這都盡是實情，求老爺放了我罷。」小塘聽畢，一劍揮為兩段，低頭一看原來是個大癩。又找那個，已經跑回去了。

苗慶說：「仁兄，如今二哥已有下落，咱是怎樣去救他呢？」小塘說：「賢弟莫慌，愚兄自有主意。」忙從紙袋裡取出筆硯、硃砂、黃紙寫了一道符，給苗慶掖在道巾裡邊，又在他手心之中畫一道雷符，暗暗的吩咐了兩句。這苗慶找到洞門之前，裝做女人的聲音叫門，說：「是來與娘娘送香餅的。」裡邊小妖信以為真，開放洞門，叫苗慶進去，原來苗慶被那靈符改變了形容，變成一個黃毛丫頭，進的洞來，小妖難辨真假。及至走到廳上，只見兩個妖狐對面飲酒，老狐問道：「那個黃毛丫頭是哪裡來的？」洞中小妖言道：「是來與娘娘送香餅的。」老狐說：「我那洞中從沒這個丫頭，莫非是細作麼？」苗慶說：「你的眼力不錯。」說著說把頭上的靈符摘了，露出本相，把手一撒，咕嚕嚕一個沉雷，將白玉狐同一些小妖，俱皆擊死。苗慶看了看，洞中無人，來在後洞，砸鎖開門，與承光相見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九尾狐指望借道光逃走，誰知小塘先在洞外等著，老狐往外一跑，不防備被小塘一劍劈死。微、苗二人從洞內出來，與小塘相見。弟兄三人敘談了一會，小塘說：「二位賢弟，我如今要上遼東走走，不知二位賢弟還是分路還是同行？」微、苗二人一齊言道：「從今一路同行，再也不分離了。」三人言罷，出白鹿山，遊山玩景，曉行夜宿。

那日到了江南安慶府地方，錯過店道，無處投宿，抬頭一看，見路旁樹林之內隱隱露出燈光，走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座寺院。苗慶上前將門敲了兩下，從裡邊出來個沙彌，手持燈燭，將門開放，說：「夜靜更深，三位敲門有何貴幹？」小塘滿臉陪笑，說：「小師父，我們是遊方道家，只因錯過店道，沒處投宿，所以前來驚動。」沙彌聽說，把三位讓進門房，復將山門閉上。三人人室，見有一老和尚，在燈下補衲。小塘說：「老師父，夜晚不施禮罷。」老和尚並未聽見，還是小沙彌走到跟前向耳邊說了幾句，老和尚才把頭點了兩點。小塘知道是個豐僧，也就不去答話，忽從外邊進來一個秀士，儒巾儒服，眉清目秀，雖然是個儒家，卻是有些仙風道骨。進的門來，與小塘三人彼此相見，在燈前坐下。開言問道：「三位高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」小塘說：「小弟姓濟名登科，賤號小塘，祖籍遼東人氏。這一位是微承光，那一位是苗慶，都住在北京城內。俺三人乃結義朋友，出家訪道，路過貴處，多有驚動，不知足下貴姓尊名？」秀士說：「小弟姓韓名慶雲，賤字瑞庵，舍下離此只有五里，叫做隱仙莊。只因家事甚繁，故借此寺讀書。請問濟兄，既然出家，為何還是儒家打扮？」小塘說：「三教歸一，自古有然，道家儒服，有何妨礙？」韓生見小塘人品端正，言語不俗，微、苗二人又是北京人氏，想要與他們落下相遇，日後上京會試，好叫他們照管。主意一定，走到自己房中，將現成的果品、暖酒叫小沙彌端進僧舍，與小塘三人敘談飲酒，天晚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韓生又叫小沙彌買些菜蔬，收拾早飯，陪著小塘三人吃了，韓生言道：「小弟意欲高攀，與三位結拜兄弟，不知三位意下如何？」小塘帶笑開言說：「遊方野人，只恐有辱尊體，既不棄嫌，敢不從命。」四人言罷，就在神前焚香盟誓，各敘年庚，韓生將三人領到家裡，拜見了景氏老母，就留三人在書房住下，一連住了幾日。小塘常勸韓生出家，韓生功名心切，只是不肯。一日小塘向微、苗二人說道：「你看韓賢弟執迷不悟，貪戀紅塵，你們二人拿出舊日的手段，微賢弟去行訛詐，苗賢弟偷他個精光，那時看他如何？」承光說：「怎樣訛他？兄長說明，我好便宜行事。」小塘說：「你到外邊，不論死貓死狗拽一個來，愚兄自有用處。」承光依言，到外邊找了一會，見有一個帶箭的兔子，拾到手中，暗暗的帶進書房，交與小塘。小塘放在地下，用手巾蓋住，掐訣念咒，照那兔子吹了一口仙氣，只見那死兔子變成一個道童，把手巾一掀站將起來。小塘叫到跟前，向耳邊吩咐了幾句，道童點了點頭，溜將出去。小塘又向承光如此這般說了幾句，這且不提。